



发现传统文化的美

——以客家山歌为例

客家山歌，是客家精神的凝聚，是流淌在客家人血液里的律动。要是没有传统文化的滋养，我们都是断根的浮萍，前世飘荡，后世流离。传统文化的兴盛从来不应是小众的，让我们共同行动，推动和见证传统文化的焕新之美。

□ 孙一冰

儿时，6岁的我在外婆家附近的山谷听过一次客家山歌，声音那么美，那么神秘……山谷空空，歌声悠悠，以至于30年来我心心念念。春节以来，我开始寻访歌声背后的人，纯朴的乡亲，他们对山歌有着骨子里的深情，如同天籁一样的原生态歌声，让我仿佛觉知了祖先的灵魂和乡人的悲欢，这些都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东西。

传统文化：那么美那么近

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离乡漂泊的人，经常思索的。“郎当红军莫念家，专心革命走天涯；十年八载不算久，打倒反动再回来……”《长征》纪录片之华屋村，村子里最后17个年轻人参军，一个也没有回来。《绝命护卫师》，红34师5000客家子弟的牺牲，催人泪下。

客家，祖先源自中原，迁徙到南方，开枝散叶到全球，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什么客家人有着“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传统，但同时这开不怕牺牲？

我开始收集整理客家山歌，试图探个究竟。

最有趣的是《先看娇娘后看田》：食烟要食南京烟，耕田要耕妹门田，三日早起来看水，先看娇娘后看田。再去看《诗经》《诗经·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感觉前者更通俗有趣。过去，大家都知道《诗经》中的不少作品采自民间，诗歌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诗歌从来不排除普通百姓对它的唱和吟咏与逸兴遣怀。

通过这次寻访，我发现《诗经》之美仍广泛存在于客家地区，客家的老人大多数可能不识字，但出口成诗，张嘴就唱，唱山水唱爱情，语言鲜活，画面感强，极富感染力，保留了《诗经》中风的格调以及古汉语的文化特点。

客家山歌具有诗经的神韵，但形态又有不同，多为七言四句体，和唐

诗的七绝如出一辙。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客家人自隋唐开始从中原南迁，客家山歌保留了诗的外表、词的通俗、曲的韵味，了解了这一点，我立马试着用客家语读唐诗宋词，果然是那么押韵，也感觉亲切和方便多了！

最让我意外的是，我母亲也会唱上百首山歌，过去她从来没有教过我：

对面唱歌系哪人，日头抢眼看不清。要么过来看一下，不系朋友就系亲。

门楼门口来唱歌，哪人考得头名到，哪个想做状元哥，人人讲起笑呵呵。红军来到我们村，我们个个好开心。红军把那鬼子打，天下百姓多安心。

听着母亲且吟且唱，亦诗亦歌，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传统文化这么近，这么美！小时候听歌，听出了声音之美，如今才真正听懂了，听出了传统文化之美。

山歌，如同客家人的文脉，亦是中原文化的良好传承，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流传了1000多年。

在山歌里，我发现了洒脱浪漫的文化基因，发现了山歌背后的家国情怀——母亲所唱，与《十送红军》几乎是同一曲调，也让我彻底理解了“长征”中，赣州、龙岩、梅州……那么多客家地区，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红军战士。

山歌亦是漂泊之后的归属所在，是心灵之家园。

天地融合之美

客家山歌，是客家精神的凝聚，是流淌在客家人血液里的律动。山歌里，有先民穿疆过埠创业的艰难，有等郎妹令人肠断的辛酸，有妇女田头地尾劳作的坚韧，有少年郎崇文重教的恭敬。

以蒨田（插秧）为例，是一种劳作，但客家农人却能将之做出乐趣。山村之内，一排排梯田从山脚排到山腰，人们散落其间，遥相呼应，一片繁忙景象，山歌大赛随即开始了……

只听清脆的女声唱道：心肝哥哥我的亲，行唔行听唔断。三筒糯米煮甜酒，酸唔酸甜唔

甜。一树杨梅半树红，酸酸甜甜在心中，杨梅树下把妹盼，隔山隔水雾朦胧。

山谷东面的梯田之中响起一洪亮男声唱道：

哥哥蒨田妹送秧，四脚落地苦难当。又要回头看老妹，又要横行对直行。

那客家小伙在田间蒨田，但却未能专心，不时回头遥望那心中的拔秧妹子，便开口唱道：

手拿青秧来蒨田，回头便见嫩娇莲。横直行子要对正，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边听到歌声，心中甜蜜却有些许担心，便用那娇嫩的声音回道：

阿哥蒨田就蒨田，你莫回头看娇莲。石头割脚会出血，阿哥有痛妹也怜。

唱到这里，该有喜事了：今日喜事到我家，又有槟榔又有茶，茶叶树上有结籽，槟榔树里有开花。今日喜事到贵家，又有槟榔又有茶，茶叶树里结了籽，槟榔树里开了花。

时光厚爱客家，让我今天还能寻到她的近乎原生态的模样，她既古朴又青春，既传统又活泼——这或许是我们生命和文化本来的样子。

多少人哼着客家山歌长大，唱着客家山歌出发，“且吟且唱到永远”是许多人的盼望，走遍千山万水，乡愁依然在。

山歌唱出了人生的况味，世间的百态以及道法自然的境界，立马有了天地人融合之美。在那片无人问津的貌似荒芜，实则宝库之地，有着传统文化的大美，有着先人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和哲学思想。

传统文化焕新之美

传统文化止于独行盛于大众。“唱起山歌天般大，皇帝妹子嫁



一位在田野里演唱客家山歌的老人

奔我。文武百官来送嫁，三里百铺恭贺我。”

——自古以来，山歌在民间有着非凡的地位，它唱出了平凡生活中的浪漫和洒脱。然而，我们这一代，该如何把它传承下去呢？

在过去的若干年，这片罗霄山脉扶贫攻坚区的传统文化面临断层，这是需要面对的现实：方言、山歌与教育现状脱节，传统的童谣和山歌不进学校，导致老年人与青少年的教育体系不一样，“父母会方言、会山歌，小孩不会”的现象普遍，98%的青少年对客家山歌不了解，基本不会。

最让人忧虑的是现状。在农村，过年、中秋、国庆的时候，青少年都回家了，过去都是唱山歌，现在打牌的比较多，许多青少年认为“传统文化被边缘化，没有社会氛围”。而父母一代普遍有失落和忧虑感。

我寻访到的会唱山歌的人，年龄段在50—90岁之间，主要依靠口口相传，有三位“歌王”已经离世，而青少年对客家山歌有好奇，但缺乏体验和學習……

“好多会唱客家山歌的老人都走了，我都快八十岁了，我还要唱，有人支持我们，我还唱下去……”一位老歌者程连秀这样说。

也有很多人，回头发现了传统、原生态文化的美好，并开始行动起来。人们会发现，精准扶贫要有针对性，不仅要关注物质需求，还需要关注文化需求，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融合，这在当下，是十分要紧的事。

要是没有传统文化的滋养，我们都是断根的浮萍，前世飘荡，后世流离。如今，一些网站、微信公众号涌现了越来越多原生态的山歌，网络山歌大赛也吸引了许多的人气。传统文化的兴盛从来不应是小众的，让我们共同行动，推动和见证传统文化的焕新之美。

在上海浦东惠南镇采访，几次听说“我侬此地出了个‘花木兰’钟天使”。“90后”小姑娘何以被“绑定”北魏女将军，颇感突兀。问询一下，方知自家孤陋寡闻——与吉林籍队友宫金杰一起夺下里约奥运自行车女子团体赛金牌时，钟天使佩戴的正是饰有花木兰京剧脸谱的头盔嘛。还得知，“钟式头盔”在网络上一走红，山寨便来了，如今某些地方货架上满满当当的花木兰头盔，真假难辨呢。

好在收藏癖历来稀缺，就不去赶热闹选购它了。但是，研究它，想想我们的冠军姑娘何以喜好它，却大有必要。

花木兰脸谱，当初是专门请设计人员描绘上去的。钟天使的确对这款头盖情有独钟。每戴上它，辄壮怀激烈，好似穿越回古战场——“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眼帘闪过女将军跃马横刀，风驰电掣，“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前驱者的满腔豪情，鼓舞后来人日常遭受艰辛锻炼，赛场上无惧强手挑战。用上海总工会《劳模》杂志的采访特写《飞车“花木兰”》的话说，“为国争光的赤子之心激发她一路奋飞。一个喜欢花木兰的上海姑娘做出了比‘替父从军’更惊人的事情，她终于飞向世界运动最高峰，为实现中国自行车奥运金牌零的突破立下奇功”。

谁说体育健儿“没啥稀奇，只凭力气”来着？透过钟天使的花木兰头盔和宫金杰的穆桂英头盔，分明可见其知历史、通文学，擅武也能文。两位赛场搭档，两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得主，一样深深眷恋于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始而憧憬古代巾帼英雄，终而成为当代巾帼英雄。

传统文化之美，不该幽闭于书斋。其生命力，如不久前中央“两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明的，即在于“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这种“融入”，丰富多彩，呈现开端的实践空间，具备取之不尽的正能量。钟天使她们，绘出头盔，把古代英雄文化内涵融入硬件，好。换个方式，打造软件，古为今用，也一样好。孟子《学弈》批评学棋者“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的浮躁不专心，欧阳修《卖油翁》批评射箭名家陈尧咨的心高气傲目中无人……重温教诲，学而时习之，对今天少数运动员的思想状态可谓切中要害吧。非惟伦理学，且有方法论。一篇《田忌赛马》，孙臆为田忌布下的“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充溢着高度博弈智慧，足可启发今日赛前排阵布局的求异创新思维。

受泽溉的，何止于体育健儿？跳出体育界看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历来是各领域优秀人物成长的助推剂、催化剂。它积淀着前贤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向全体炎黄子孙彰显崇高的人生标

奥运冠军缘何喜爱花木兰头盔

□ 司徒伟智

识——从宏观的女媧面对天塌地陷“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大禹治理黄河泛滥“三过家门而不入”，到微观的韦编三绝、孔融让梨、闻鸡起舞、程门立雪、岳母刺字等等，数不胜数。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许多看似跟古文史学科隔山隔水的“理工男”的见识。你看，大数学家陈建功在课堂上，常以方孝儒的“虚己者进德之基”力戒学生自满。笔者上世纪80年代初采访另一位大数学家苏步青，谈及一些青年为学业耽误发愁，他立时给出：“青年人要敢于后来居上。我欣赏《三字经》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学得传统文化精华，既可诲人，也在海己。海己，即励志，鞭策自己。钟天使是近在眼前的成功榜样。还难忘一个稍久远的榜样，是有机化学大家戴立信接受我们访谈，言及卢嘉锡的爱国故事，特别推崇卢的古典翻新：“吾日三省吾身，为四化谋而不忠乎？与国内外同行交流学术而乏创新乎？奖杯后进不落实处乎？”更远的榜样，则记得半个世纪前一次核弹攻关遇上难题，两位核物理学家陈能宽和于敏脱口而出背诵诸葛亮亮的《后出师表》，当你一句我一句地接力背诵，最后的“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背完，全场轰动，人心大振，困难也终于化解。

面向当代，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还是不要忘了面向优秀传统，就像我们的冠军姑娘和前辈精英做到的那样。

杂文撷英

三里河的前世今生（三）
□ 赵润田

北桥湾南口就是三里河大街了，百货商店、饭馆、电话局、邮局、银行、果品糕点铺、黑白铁铺、药铺、会馆、茶馆、理发馆以至棺材铺，都排在与南北桥湾交叉点的两边。铁山寺对面，是电话局和高台阶的棺材铺。

这个棺材铺旧时不叫棺材铺，称“德昌桅厂”。之所以称“桅厂”，是有

其缘故的：明清时南北运河漕运船舶需要大量杉木做桅杆，朝廷不许民间以杉木制作棺材，而我国北方土葬传统却讲究“杉木十三圆”，也就是棺木的左右各用三根，上盖儿四根，棺底三根，这样制成的棺木，从前面看正好是十三个木芯，“十三圆”是也。既要满足这种需要，又不能明着与官府对着干，于是，棺材铺变通称为“桅厂”，这种隐语其实比直截了当地说“棺材铺”更委婉一些，以后就延续下来。

这家棺材铺与一位大名人有着历史渊源：李大钊。

1927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了共产党人李大钊，其后，装敛烈士的棺木就是在德昌桅厂办的。德昌桅厂那时在北京是数得着的寿材铺，大钊先生就义后，当局用一具薄皮棺材收殓，家人决定换一口合适的棺木，李大钊的弟弟经人介绍来到德昌桅厂选棺木。当掌柜听说给李大钊先生办后事，便想起店里一直存放的一具特别厚实的柏木棺。这具棺木，因为原料非常粗壮，工匠不舍得刮薄，制成后显得有些笨拙，因此，一般图漂亮的客户不会看上它。掌柜推荐了这具棺木，李大钊先生的弟弟看后很满意，出于对李大钊烈士的景仰，掌柜只收了很少的料钱。先用二十多斤松香和几斤桐油涂了里子，为了防潮，又用十多斤大漆掺碎石渣刷外面，先后上了五道大漆。收拾好后，以二十八人十六杠抬至寄放李大钊遗体的宣武

门外长椿寺，装敛停当又抬往浙寺停放灵柩，后安葬到西山万安公墓。浙寺就在如今的宣武医院的范围内，是一座很大的庙，前几年还能找到一些旧房子，医院盖完新楼后，这座庙便踪迹全无了。好在长椿寺还在。2002年夏，长椿街南端打通，原来把长椿寺团团围住的杂乱平房都拆了，这座古寺才得显山露水。

上世纪80年代，我经常在崇文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参加活动，政协委员伊先生恰是德昌桅厂当年的少掌柜，亲历李大钊换棺移灵的旧事，前前后后的细节非常清楚。

到1966年，“文革”来了，走过半个世纪的德昌桅厂关张了。

德昌桅厂西邻则是南城电话局，民国产物，后来电话局改为电话学校了，但附近居民仍然称这个有着白宫殿美式楼顶的地方为电话局。楼顶在很远就能看见，是这一带唯一的西式建筑。我小时从这个寂静大院的门前走过，心里总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猜不出那个半球形楼顶里的人们都在干什么。

三里河大街上有不少老样式的铺户，带着往昔的风范，铁山寺商店和德昌桅厂只是其中的两家。北桥湾口东侧现在仍然保留着一家老药铺，青砖到顶，最高处一排四个垛子，带有民国味道，高墙上“泉香橘井”“春满杏林”的墨字庄重优美。再往东，原来还有“织云公所”，是纺织行业公会的旧地，

院子非常大，有戏楼，很多名角在这儿演出过。1919年，梅兰芳为其祖母举办八十大寿庆筵，作了一场名流荟萃的堂会戏，也是在织云公所演唱的。那时候，能在织云公所举行活动，是一件极体面的事。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院子拆了，改成了一座卖劳保用品的地方。再往东一些路路边，也有一座与药铺差不多样子的门店房，很大，那是三里河邮局所在地。

京剧大师梅兰芳与三里河一带的缘分颇不浅。他一生在北京经历过七处住宅，其中有四处是围绕三里河而居的。早年，他住在北芦草园，后来又住在南桥湾东侧的鞭子巷头条和三条结庐，梅兰芳在鞭子巷三条的寓所，是那一带最好的房子。1916年到1920年期间，梅兰芳已经名满艺坛，重回北芦草园购置了一座有三十多间房子的大四合院作为寓所。

说起来，附近还有另一京剧名角郝寿臣的故居，那是在三里河北面草场十条与奋章胡同之间的一座四合院。院不大，周遭十来间房子，但非常齐整。郝先生身后，家人秉其遗愿，将房子捐给教委办了一家幼儿园。2001年，我和崇文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同仁前去踏勘那一带的文物遗存，站在已是幼儿园的郝先生故居院子中间，想着前辈名家的艺术和人品，不禁感慨良多。古人讲究“道德文章”，郝先生当得起这几个字。

郝先生也是一代名优，开创了京剧中净角“架子花”流派，著名京剧艺术家袁世海便是其衣钵传人。郝寿臣独创的表演特色，在塑造张飞、李逵、鲁智深、牛皋和曹操等历史人物的戏曲形象上，粗豪间蕴精细，刚猛中含俏皮，往往令人叫绝。1961年，郝寿臣与梅兰芳同年仙逝。郝大师的风范后来更多地从袁世海身上体现出来。如今，袁先生也驾鹤西去，郝派艺术几成绝响。

三里河大街过去还有一个名字：“东柳树井”，一直沿续到近年还有地图这么标着。以珠市口为界，往西通往虎坊桥的这条街叫“西柳树井”，往东通往磁器口则叫“东柳树井”，两相对衬，一度还叫过“东珠市口大街”和“西珠市口大街”，是前门以南第一条贯穿东西的通衢，无论从民生还是从交通上来看，都显得非常重要。

你如果从珠市口向东走过来，先要经过一个叫作“过街楼”的地方，相传老年间确有其楼，但很早就只剩下地名了。然后是三里河、桥湾、水道子、平乐园、磁器口、蒜市口、榄杆市、大石桥、火神庙，再往东就快到广渠门了。平乐园的地名从明代就有了，当初是一处风景优美的私家花园。那地方路北有东柳树井文化馆，是崇文区的三家电影院之一。

这家电影院放映了半个世纪的电影，周围几代人的记忆里都会有它。

在电视机没有进入千家万户之前，那里是孩子们和情侣们最爱去的地方，不知留下了多少美妙的好时光。我小的时候，许多电影都是在那里看的，现在想起来，那些电影全是“打仗的”。那时的男孩子，都爱看那样的电影，看见海报上写有“战斗片”字样的影片才肯买票。冲锋号、机关枪，是最令孩子们激动的镜头。最过瘾的时候是寒暑假，学生票价才五分，每看一部都激动好长时间，议论、模仿，比较着哪部“好”。所谓“好”，就是“打”的场面多而且激烈。1965年的时候，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二十周年，北京各电影院放映了苏联和东欧的许多二战电影，真让人大开眼界啊！那种陌生的异国格调 and 波澜壮阔的大场面，在我们这些孩子心里留下前所未有的震撼。

东柳树井文化馆，终于在2001年修建两广路的时候拆掉了。说起来，它只有一下拒绝了：我：那年上映《夜半歌声》（黑白片，不是后来重拍的彩色片），人家不让未成年人进去，我没看成那部据说特别考验胆量的电影。一群孩子挤在一间小屋内议论从大人们那里听来的只鳞片爪的惊悚情节，满眼都是黑幕的神秘和空灵的向往。

文化随笔